



历史小故事丛书

治国能臣张居正

● ZHIGUONENGCHENZHANGJUZHENG ●



明天出版社

历史小故事丛书

治国能臣张居正

陈协槩 刘益安

明天出版社

1992年·济南

鲁新登字06号

历史小故事丛书
治国能臣张居正

陈协敏 刘祯安

明天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平邑县印刷厂印刷

787·1492毫米32开本 8.125印张 48千字

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8300

ISBN 7—5332—1615—6
G·835 定价：1.25元

目 录

刻苦学习.....	(1)
志在民生.....	(10)
勤俭治国.....	(20)
善用人才.....	(29)
巩固边防.....	(34)
任用戚继光.....	(43)
制定“考成法”.....	(49)
整顿驿站.....	(55)
治理黄河.....	(62)
畅通漕运.....	(67)
推行“一条鞭法”.....	(75)
清廉为政.....	(82)
死后抄家.....	(89)

刻苦学习

明朝嘉靖四年（公元1525年）的五月，夏季的南风不断地从江面上吹来，庭院里的石榴花已开得一片火红，它映照在门外池塘里青翠欲滴的菖（chāng昌）蒲，分外耀眼。大地充满了生气。江陵（今属湖北）城街角的一座小小庭院里，闹哄哄地挤满了人群，纷纷向一位年近半百的武士打扮的长者道贺：

“东湖兄！恭喜府上添丁进口，而今三代同堂，真是好福气呀，这杯喜酒是一定要请我们喝的啦！”

“那是一定，那是一定！”长者连连回答。

这位武士长者就是张居正的祖父张镇，表字东湖。他从小不好读书，平时只爱玩枪弄棒，热心武艺，养成豪爽的性格。凭着他出色的本领，在这江陵城辽王府内当了一名护卫。

原来，这天正是张居正降生的一天，所以才有众乡邻前来祝贺。

张居正的父亲名叫张文明，字治卿，别号观澜。小时聪明伶俐，他没有接父亲的班，却热心习文，读

了不少的书，很有才气。写起文章来下笔千言，纵横畅达，还能写一手好诗，其中有些佳句，往往为当时人们争相传诵。但他的性格和父亲一样，豪放倔强。生活上放荡不羁（ji机），对于当时的八股文体，认为是束缚了思想，不能尽发他的才思。因而很是讨厌。他二十岁上考中秀才以后，虽一连参加过七八次乡试（乡试及格为举人，三年一次，在省会举行），但始终没有考上举人。一直到他的儿子张居正中了进士三年以后，才死了考举人的心。

张居正出生以后，祖父替他取了个小名叫白圭。圭与龟同音，也就是白龟。据说在张居正降生的前一天，祖父曾梦见一只金光灿灿的白色龟从天而降，落在他家的水缸里。因为过去人们讲迷信，认为当皇帝、宰相和大将的都是天上的星宿下凡。天上哪来什么星宿呢？实际上龟是一种长寿的动物，人们以它象征着长命百岁、瑞福吉祥，他祖父给他取小名白圭，是希望他能够顺利地长大成人。

张居正小时是个聪明活泼的孩子。两三岁时，教他个简单的字，过后也能记住。有一天，他叔父在堂上读《孟子》，顺手教他认“王曰”二字。过了两天，叔父再问他时，小居正竟还能从书本上辨认出来！五岁时，张居正就正式入学读书了。在学习上，他

不仅知道努力用功，而且还非常刻苦，当天老师教的功课，他一定要在当天学会，要是学不会，他从来不肯出去玩，因此，他的成绩总是远远超过别的儿童。十岁左右就能够略通《五经》（即：《诗经》、《书经》、《易经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春秋》等五种经书）大义，说明他的记忆力和理解力都很强。由于张居正刻苦好学，并取得不小的成绩，所以，常常被人们称做“神童”，在江陵城中有了一点小名气。

嘉靖十五年（公元1536年），荆州府考试秀才。这时张居正刚刚十二岁。按一般常情，让张居正去参加考试，年龄确实太小了。但张文明盼子成名心切，准备让他去“观场”。也就是让他去熟悉考场环境，免得以后怯场，考中与否，且不计较。临考的这一天，父亲就背着他到荆州府学去投考。

荆州知府李士翱（Go教）高坐在堂上，看到满脸稚气的张居正歪着小脑袋，正在聚精会神地写文章，很是喜爱。后来，又见这孩子最先交卷，文笔也很流畅，于是，他把张居正叫到跟前，询问了一些家庭情况后，对张居正说道：

“你学习得不错，文章也写得很好，今后可不许骄傲，学习上还要更加努力才是啊！”

“嗯！我一定要再加把劲学习！”张居正回答

说。

“你的名字叫白圭，有点不文雅，我替你改名叫张居正好吗？”李士翱要给他改名字。

“我这个名字是不大好，许多同学在我这个名字上常常跟我开玩笑，您给我取的这个名字很好，以后我就改叫张居正了！”张居正高兴地作了这样的回答。

相隔不久，湖广学正（学正是主管教育的官职）田頔（xū 须）到了荆州，李士翱设宴招待他。在酒席上笑着对田頔说：“荆州城里发现了一个年仅十三岁的聪明过人的孩子，诗、文都很有才华。”田頔很感兴趣，但又有些不相信。李士翱看出了他的怀疑，便笑着说道，“耳听是虚，眼见为实，等我差人把他招来面试。”

派去的人马上把张居正找来了。田頔亲自出了一道“南郡奇童赋”的试题，让张居正当面作文章。只见张居正不慌不忙，坐在堂下一张桌案边，研好墨，铺好纸，稍稍思考了一下，也不打草稿，提起笔来挥洒脱脱地一挥而就，很快就交了卷。

田頔接过文章细看，看着看着不觉暗暗称奇，不仅字写得清秀整洁，文笔也很通顺流畅，根本不象是个十二岁的毛孩子写出来的。于是，扭过头来对李

士翱说道：“过去我常听说什么‘神童’，心里总不大相信，看来‘天涯何处无芳草’这句话，真是一点也不错呀！”

这年的府试，张居正成了一名秀才。经过田珏、李士翱的一番夸奖和赞许，这位十二岁的小秀才很快就誉满荆州了，甚至辽王府里的王妃也为这个消息所震动，她在王府华丽的花园里，特别设宴招待他。

考上秀才以后，张居正并没有因为有人吹捧他为“神童”而骄傲起来，他有着更为远大的志向，还要为下阶段考举人作不懈的努力，所以，他对学习仍然抓得很紧，整天价坐在屋里看书、写心得体会，许多小朋友邀他出去玩，他都以种种理由婉言谢绝了。

第二年的春天，张居正从荆州乘船东下，到湖广省城武昌（今湖北武汉市）去应乡试。由于事先作了充分的准备，这次乡试他考得相当好，但是，在发榜的时候，却是榜上无名！

乡试的当天晚上，湖广按察签事陈束（cì决）正在摇曳的烛光下读着一份试卷，读着读着不禁拍案叫绝：“真是好文章！真是奇才！”

陈束的这一举动，惊动了坐在他旁边的冯御史。他伸过头来一看，只见卷首写有张居正三个字，于是说道：“就是旷世奇才，这一次也不能录取！”



这样，陈束同冯御史之间便发生了矛盾。是不是冯御史嫉妒贤才？或者他同张居正有什么私人仇怨？或者他水平太低，根本不识货？都不是。而是他事先得到了上级——湖广巡抚——不让录取的指示。

湖广巡抚顾璘，是一位学识渊博、在当时已是全国知名的大才子，同时又是个爱才如命的人。他早就听说荆州有位十二岁的“神童”了，但他认为，十三岁的小孩子就中举人，会使他产生自满情绪，不利于他继续上进；不如给他一些挫折，再激发一下他的上进心，这对他将来的成长更为有利。因此，在这次录取工作之前，顾璘曾对冯御史说：

“张居正是个难得的人才，我想，与其让他早一科发达，还不如让他再迟几年，使得他的学识和才华更加充实老练一些。你是这次考试的具体负责人，一切请你斟酌着办吧！”

这就是张居正这次未中举人的真正原因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一晃又是三年。由于上次乡试受到挫折，促使张居正在学习上更加刻苦用功了。嘉靖十九年（公元1540年）春天，张居正第二次离开荆州到省城参加乡试。这年他已十六岁，真可谓才气横溢，风华正茂。这次乡试，张居正榜上题名，中了举人。

张居正考中了举人，顾璘满怀热情地接见了，

并且将他介绍给自己的同僚，说：“这是荆州的张居正，才学很好。古语说‘唯楚有材’，但愿他将来不仅是一个文人才子，而且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！”说罢，又当众解下自己身上的一条犀（xī西）带，赠给张居正，说：

“你还年轻，前途不可限量，应当多学点经世致用的学问，立志高远一些。这条犀带不过略表一点心意罢了，你将来一定会用比这更好的犀带！”

顾璘说完，其他同僚们也都跟着说了一些捧场的话。有的说：“这孩子前程远大！”有的说：“此子将来一定鹏程万里！”站在一旁的张居正羞得满脸通红，不知回答什么才好。好在客人们都很快就散去了。于是，顾璘又留他到后院吃便饭。并且引出他的小儿子顾峻来同张居正相识。这两个年轻人一见如故，谈书论诗都很投机，此后，他们便结成了很要好的朋友。

张居正少年中举，名气一天比一天大，这也使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才能。他认为，应付科场考试轻而易举，进京会试进士，也是区区小事。屈原、宋玉、司马迁、班固的诗文写得好，也不是高不可攀的。因此，他把全部精力用之于钻研古代典籍，追求高深的学识，把八股文、策论和试帖之类的玩意儿全都置

之一边，不屑一顾了。

嘉靖二十三年（公元1544年），张居正第一次进北京赶考，结果没有考取，失败归来，这才给他敲了警钟。他暗暗地想：“以前自己既想从浩如烟海的经、史、子、集中学到一点真才实学，又要轻易地通过八股文考试，这恐怕只有绝世聪明的才智之士才能做到。我国千百年来，这样的人还不多见，我为什么那样狂妄呢？结果‘新工未就，旧业已荒’，落得个两头空。应该根据自己的能力，先应付科举，等考取了进士以后，再别作良图。”

这条进取策略拟定以后，他就专心致志地钻研他所不喜欢的八股文。终于在嘉靖二十六年（公元1547年）二次进北京时考中了进士。因为他才思敏捷，又年轻学富，所以，当即被选进了翰林院。这时，张居正年仅二十三岁。

志在民生

进入翰林院的进士，学识都有一定的基础，可以说多是具有一定才华的人。他们聚集在一起，不是研究西汉文章的气魄，就是讨论盛唐诗句的神韵。然而张居正却与众不同，他把精力集中在经世致用的学习方面，专心致志地在那里充分利用皇家图书馆的藏书，研究朝章国故，探索政治、经济、法律等有关国计民生方面的重大事情。

当时明朝的朝政混乱。明世宗朱厚熜（cóng从）从嘉靖十八年（公元1539年）起，就已经不理朝政，他住在西苑万寿宫中，整日里尽干些祈神、修醮（jiào叫）、炼仙丹的荒唐事，把国家大事交给太监和他亲信的大臣去处理。内阁大学士严嵩是个大奸臣，他对皇帝投其所好，经常穿着道士的衣裳，戴着道士的帽子，在西苑里陪着朱厚熜醮神祈祷，用他那点文学“天才”，撰写一篇又一篇呈给“玉皇大帝”（迷信中天上至高无上的神）的表章，博得皇帝的欢心。在内阁里，他又是争权夺利的老手，曾经使用权术排挤陷害了前任内

阁首辅（即宰相，明朝称首辅）夏言，使自己成了皇帝以下地位最高而又为皇帝最宠信的人。朝里朝外，谁要是反对他，轻者罢官、坐牢，重则流放、杀头。有些正直的大臣，多数被他整垮了，剩下的有话也不敢讲，想为社稷（社计）办点好事根本也办不成。

这一切，张居正都看在眼里，但作为一个新科进士，还在翰林院的学习期间，又能够有什么作为呢？他想在自己周围，寻求政治观点相同的人。以便一旦时机成熟，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。但是，在那样的年代里，谁也不敢轻易地以真心相示。茫茫人海，到哪儿去寻觅知音呢？

他终于找到了知音——徐阶。徐阶，字子升，号存斋，是松江（今上海市松江县）华亭人。他身个较矮，脸而白净，性情敏慧，有谋略，处事深沉稳健。这时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。张居正在翰林院和他有些接触，名义上他还是张居正的老师。

一天，徐阶来到张居正的书斋，在案头上看到一张诗笺，上面题着《西北有织妇》几个字，诗的后面有这样的几句，

春风卷罗幕，明月照流黄，

山川一何阻，云树一何长。

安得随长风，翩翩来君傍，

愿将云锦丝，为君补华裳。

徐阶看罢这首比兴诗，微微地笑了。青年人在等待着一场政治上的春风，把他送进内阁，透露出他志在首辅的抱负。于是，他轻声地对张居正说：

“诗贵含蓄，你这篇大作虽然很有气势，但易被人误解，怀疑你在窥伺他的位置，最好不要轻出示人！”

张居正听后，脸色微微发红，心里想：“我就让你一个人看的，怎么会叫别人知道呢？”口里却急忙掩饰地说：

“老师，您误会了吧！这不过是胡诌的两句陈词滥调，哪有什么深意寄托呢？”

徐阶笑了，慢慢地说：

“就算是我误解吧，但‘彼可取而代之’我们取了也是应该的。这几年来天怒人怨，老百姓的苦头吃的够多了，这种状况确实应当改变。”

张居正听后，觉得一向老成持重、沉默寡言的老师，这次终于表明态度了；虽然还没有直接说，但他指的‘彼’人是严嵩，却是明明白白的了；这证明自己对他没有看错。想到这里，便迫不及待地追问：

“老师 是行动的时候吗？”

徐阶摇摇头说：

“还不到时候。当条件还不成熟的时候就轻举妄动，等于拿脑袋瓜儿去碰铁钉子，那还能不碰得头破血流吗！我们一定要耐心地等待，等到时机成熟了，总是要行动的。”

他们又谈了些别的时政，但徐阶好象觉得前面那一席话说过了头似的，再也不愿深谈了。临别时，他用右手敲敲脑袋，叹了一口气，然后说道：

“人老了，不中用了！刚才我说了些什么，看见了什么，都忘得干干净净的了。居正，大概我们什么也没有谈吧？”

不等张居正回答，他就走出了书房。其实，徐阶并不老，这一年才五十出头哩！

时隔不久，徐阶的另一学生、兵部武选司（掌管士官的调动、升降）杨继盛却向严嵩开炮了。他弹劾严嵩“十大罪状”、“五条奸术”。上疏前，斋戒三日，满以为奏章一上，就可以为国除奸、为民除害了。但他却忘了“投鼠忌器”的道理。严嵩平日的所作所为，很多是跟朱厚熜分不开的；指责严嵩，就犯有指责皇上的嫌疑。结果，杨继盛不仅重重地挨了一百棍子，而且还被判刑三年。不久，严嵩又找了一个借口，把他杀害了。

张居正亲眼看到了这一惨剧，接受了一次深刻的